前　言…… 1
“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特刊”序……彭鹤濂 2

目　　录

一、日寇登陆，气势嚣张
日寇从金卫入侵的战略目标及兵力部署……朱雪贤 2
日军在登陆前的策划及塔港登陆（附《附记》）
……徐立叔供稿、吴引忠整理 4
二、罪行累累，千秋难忘
亭林乡寇患记实……王润乾 7
枫围乡张家村惨遭日寇血洗……张伟峰 10
远近闻名的寡妇村……沈松波 12
日寇在廊下乡扫荡目击记……马昌焯 14
灭绝人性的一幕……沈桂祥供稿、钱荣国整理 16
鬼子屠刀下的幸存者……朱景龙、陆治钧 17
丁兆庚老师土山受难……吴静芳口述、汤琦整理 23
日寇罪行录……干畏言等 24
战时诗四首……彭松庵 28
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率成两律……蒋松亭 29
三、爱国志士，浩气长存
陈鸣人抗日事略……朱子云 30
抗日英雄王子隆……漕泾志 34
四、敌伪勾结，群魔乱舞
敌伪时期历任伪县长简表……文史组 38
奉城镇敌伪党、政、军、团、宪、特简表……文史组 3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跳梁小丑，粉墨登场……潘金声口述，汤琦、熊郭整理 41
五、军民抗日，团结御侮
国民党抗日县政府的筹备经过…潘则江口述、汤琦、熊郭整理 44
我目睹的国防军六十二师……蒋岭 47
四十五旅勇袭枫泾据点……黄式金口述、汤琦整理 51
夜袭松隐和后冈反击……潘晋元 52
全歼枫泾清乡小分队……枫围乡志办 54
游击队在张家圩的活动……蔡秀娥回忆、护塘村史料组整理 56
金卫反寇斗争纪事二则……沈建平 58
"田胡子"在廊下痛击敌寇……夏平森、陈刚 59
张堰安东客栈鬼子被击毙……张堰镇志 61
刀砍"小铁鬼"……蔡仁甫 62
海上交通线……《金山党史资料通讯》第四期 64
风云散记……沈桂祥等 69
巧妙毙敌和机智移尸……束永春 71
老秀才智斗小汉奸……《松隐志》编写组 37
金山县抗日武装部队简表……文史组 73
、追忆往事，余愤填膺
金山卫城隍庙、孔庙合记……曹明哲 75
我的被迫出走……钱荣国 79
逃难琐述……钱振华 81
经浦江封锁线逢险情……潘晋元 85
生活在这"八年"里的我……夏平森 90

编后记

前　言

今年九月三日，系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日。日寇之全面入侵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动芦沟桥事变启其端，同年十一月三日（农历十月初三），又以偷袭金卫登陆增其势，继之占金山，陷上海，屠南京，局势急转直下，一发而难以收拾矣！

我县首当其冲，百姓惨遭动难。敌骑四出，即尸横遍野；杀人放火，早成为惯例；十室九空，随地皆然。我县沦陷敌手八年，百姓遭殃之甚，实旦古之未有。

然处此沦亡之秋，我县军民大义凛然，同仇敌忾，白刃杀敌，群起反抗之英雄史迹，指拾皆是，不少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者。"青山处处埋忠骨"，斯人斯地，其志可表，其民族气节亦足为后世之楷模。

前事不足，后事之师。如得寄教训于世人，防复现于后代，则此书之出，适得其时，且其意深邃。

本刊之出，诸承各级领导之重视，尤蒙各关心史料工作者之支持。如彭穆濂先生尚为此殷请书法家盐城庾劲草老先生大椽署签，铭感之余，在此一并致谢。

因本组人手甚少，且经验阙如，挂一漏万，恐在所难免。尚希县内外热心此道诸公，不吝赐教，多予指正。

《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纪念特刊》序　　彭鹤源

岁丁丑十月初三日，日寇自金卫登陆，未几而全县沦陷。所至焚烧杀戮，奸淫虏掠，无所不用其极，为状之惨，为祸之烈，亘古所未有也。余时亦仓皇避地，一物不携，家藏图籍，悉付诸一炬，枕戈前尘，犹有余痛焉。今政协文史组编委，从事搜辑日寇侵略吾邑罪行，以及吾民奋勇抵抗，宁死勿屈之可歌可泣史料，汇成一编，名曰《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纪念特刊》，出以示余，乞为一言。非图报复，为揭露其暴行，以告年青一代。俾铭刻骨铭心，永矢勿谖也。余既写闭门盐城虞村劫草署签，并书数语于简端云。一九八五年乙丑大暑节徐杭老人序。

日寇从金卫入侵的战略目标及兵力部署

上海是我国东海地区的经济中心，也是南京的门户。日军侵略者为使中国不能派兵增援华北各地，便于威逼国民党政府投降，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就决定在进犯华北的同时，再开辟一个华中战场。为此，侵华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谷川清向其统帅机构献计，欲置中国于死地，必须夺取沪宁杭地区。日军首脑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从国内抽调五个陆军师，由海军护送渡海，在杭州湾一带登陆，首先占领上海，尔后进攻南京。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其陆战队从租界对上海发动进攻，黄浦江上的日舰也同时开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事变。

第三舰队根据司令部八月十二日第十二号命令，调集主力舰只支援陆上战斗，还派出所属舰空兵四处狂轰滥炸。如八月二十三日，日机对上海闹市区的先施公司投弹，一次就炸死炸伤七百余人。

参与这次入侵的海军舰艇，除第三舰队外，还有第一、第二舰队大部分军舰，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海军动用的舰只，仅驱逐舰以上近七十艘，其中包括航空母舰三艘（加贺、凤翔、龙骧）、战列舰四艘（长门、陆奥、榛名、筑岛），重巡洋舰七艘，轻巡洋舰十艘，驱逐舰四十余艘，其它还有水上飞机供应舰、炮舰和扫雷舰等小型舰只。可见，日本是全力以赴进行侵略的。

为了加强攻势，日军统帅部于九月份再派陆军第九、第十三、第一〇一师团以及重藤支队来增援。十一月份又派陆军第十军和第十六师团分别在杭州湾和上海西北的白茆口登陆，企图从右后方和左后方包抄上海。

第十军由柳川平助中将指挥，下辖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共三个师团及第五师团的一部（国崎支队），共约十一万人，分乘运输舰一五五艘，编成三个登陆输送队。第四舰队辖第八、第十四、第十八战队。第一、第四驱逐舰战队及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等兵力，也编为三个兵力群。为上述三个登陆输送队分别担任护航任务。十一月三日（农历十月初三）凌晨，第一、第二登陆输送队进入杭州湾换乘水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五时十五分换乘完毕，在浓雾掩护下，开始突击上陆：六时三十分，上陆战斗基本结束；十时五十分攻入金山县境。然后分兵南北两路：南路向嘉兴，湖州方向进犯，准备直攻南京；北路直指沪杭线的军事要地松江，向昆山方向前进，以抄淞沪阵地的后路。

十一月十三日，日陆军第十六军师团亦在上海西北的白茆口登陆攻占常熟，与杭州湾登陆之敌形成对淞沪地区包围之势。不久，上海即告陷落。

朱雪贤

（参考《舰船知识》杂志一九八三年第八期）

日军在登陆前的策划及塔港登陆

自“八·一三”沪战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八月十六日，日本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临时命令第四百[illegible]号》，命令大量收集中国地方文献，文献列有《上海及南京附近军用地志概说》、《上海市资源调查》专书，为大举入侵作准备。十月一日，日本内阁《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以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的十六个师投入中国。并拟订了三条“准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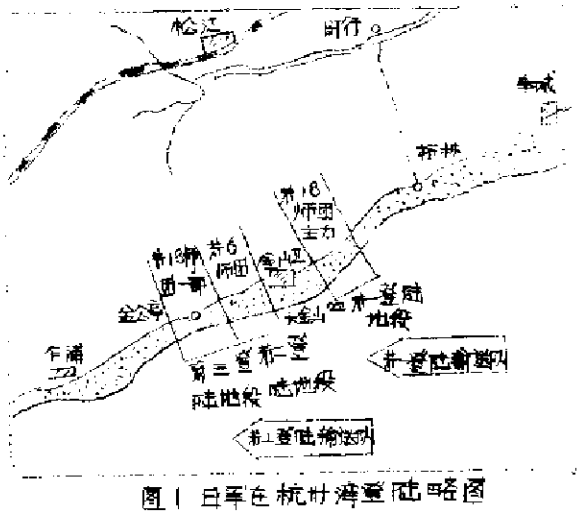


图1 日军在杭州湾登陆略图

一、行使武力。

二、陆地用兵的主要地区大致是上海及冀察方面。

三、对必要地区进行海战和空战。

它的军事行动目标：

东南战场："十天占上海，三周陷南京，一月间逼近武汉。"华北战场："二周陷大同，一月攻占整个山西。"华南战场："一举攻占广州。"并在妄叫嚣，三个月内逼使中国丧失全部抵抗能力，沦为亡国。

日本侵略军按上述阴谋，于十一月四日，派出柯川平助中将的第十军，命其在上海南面的杭州湾登陆。登陆地段选择：

第一登陆地段：为漕泾一带，以十八师团为主力，备有第一登陆输送队。

第二登陆地段：为戚家墩一带，以第六师团为主力，备有第二登陆输送队。

第三登陆地段：为白沙湾一带，以十八师团的一部为主力。

日寇在漕泾登陆时，遭到国民党驻发全部六十二师王子隆营的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才把主力移到塘湾登陆。

塘湾位于沿江的最南端，处东海之滨，即现在的增丰村地方。这里，原来的国民党驻军六十二师已于上一天全部撤走，接防部队六十三师仅派来了一个连。敌人来虚袭来，大批日寇涌上海塘。该连虽作浴血奋战，终于孤军无援，溃退下来。顷刻间，这里硝烟弥漫，生灵

涂炭。从此以后，金山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了。

徐立权供稿

吴引忠整理

附记：日军在塔港登陆前的潜伏活动

众所周知，日寇十月初三于塔港至白沙湾一带（长约十五华里）大批登陆。据金卫蜻龙大队七十一岁老人王金泉等说，十月初二半夜，日军已用皮船偷偷驶来——当时，中国兵（62师）驻在他家——接着就发现一队穿黑衣服的人，每四、五人掌一盏马灯，走路无声无息。平时，晚上有部队经过百门时，借过夜必要敲门；这次来敲，王金泉感到奇怪。他只听到有人问："你们是什么部队？是从哪里来的？"对方回答："我们是十九路军，从乍浦开来的。"问的人就把他们领到圣人殿休息。那里知道这些就是冒充中国兵的东洋人。

海塘上御敌炮台共有十个，其中六个无炮弹，只有城墙和蛇王堂各有二门炮能发射。城墙处来曾开炮；蛇王堂炮兵看到日寇登陆，发了二炮，日兵也还了一炮，打掉了蛇王堂的屋角。上夜潜伏下来的日寇闻到炮声，立即从圣人殿里出来，冲上砖桥，用机枪先扫射蛇王堂炮兵，再将机枪搁在砖桥上扫射守卫在海塘护身里的国民党守军。当时，守军都面向大海抗敌，未曾料到背后有日寇用机枪疯狂扫射。那里的一连守军在此不利情况下全部壮烈牺牲。

文史组采访整理

亭林乡寇患纪实

民国二十六年（1937）十一月五日（农历十月初三）日本侵略军从金山咀镇东塔港上陆，初四日凌晨从朱行方向开来，侵入亭林镇。一进东街，即鸣枪逞威，继之大肆焚烧杀掠。东街、南街商店、民房烧毁殆尽，一时火光冲天；沿公路两侧农舍、车棚（农具）被烧者无法计算，农民四处逃命。其时正在秋收季节，大部份水稻已收割成捆，堆放田间，准备登场。松金公路修筑伊始，仅是路基，尚未通车。侵略者不顾民生所系，将成捆成堆稻禾掀铺路面，如遇港汊填作桥梁，便其行进，其暴殄天物，骇人听闻。行军所经之处，见人远者发枪射击，近者拉作民伕，至今音讯杳无者，各村尚有其人。沿路宿营，农村受尽荼毒，四出作恶，捉鸡拿蛋，奸淫放火，无所不为。兹录《日本帝国主义在亭新乡侵略罪行》统计，列举于后，以作左证。

全乡被烧农民房屋352家，其中草房370间，瓦房1008间，车棚59个；被烧稻堆490个，约计稻谷4692斤，稻草堆1101个，合7805亩稻草；被奸污妇女195人，被杀害者152人，其中男性128人，女性24人；抓去劳役1356人，拉去民伕519人，至今未归者37人；抢去耕牛340头、猪690头、羊103头、鸡1839羽，鸡蛋不计其数。本乡人民损失之惨重，历次兵灾，未有甚于此者。

日寇暴行，不仅入侵初期如此，即在八年之中，随时发生，诸如强征军米，“清乡”“扫荡”，其肆虐程度，更甚于往日。亭新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火烧村”之惨状，人们记忆犹新，兹据该村父老回忆，收辑于后：

“火烧村”即亭新乡之友谊村第八村民小组与红力村民小组一部分。当时住有三十户农家，世代以耕种为业，勤劳俭朴，民风敦厚，确为江南典型农村。而在沦陷期间，老百姓生活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白天受尽日寇、伪军“扫荡”骚扰，晚间担心土匪，夕夜被门抢劫，日夜提心吊胆，惶惶然无所适从。

1941年前后，该村时有丁锡三、王士库部出没其间。其时敌伪正在通过“清乡”加紧镇压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活动，故日寇在亭林驻军，并不时四出下乡“扫荡”。某日，鬼子驾汽艇驶至亭林以东运港河中段殷家湾（俗名江北湾）游弋，适与丁、王所属部队遭遇。是时日寇兽性大发，横冲直撞，不分青红皂白，见村舍即点火焚烧，见耕牛亦发枪射击，见人就杀，见物就抢，大肆“三光政策”，倏忽之间，该村顿成焦土，被毁残迹，至今尚存。老人回忆此劫，顿足捶胸，犹愤恨不已。

当时日寇烧毁民房116间（其中草屋五间），枪杀无辜农民6人，丁、王部属死亡四、五十人，尸横田野，惨不忍睹，焦土一片，满目凄凉。

兹将“火烧村”被害情况调查所得，列表证明：

无辜农民被杀害者姓名表（一）

编　号	姓　　名	现家属姓名
1	殷阿雨	殷火龙父亲
2	郑阿根	郑志山祖父
3	盛金松	盛金林祖父
4	盛老虎	盛进法父亲
5	盛××	盛三观父亲
6	庄××	庄根法父亲

“火烧村”被害情况调查表（二）

编号	姓　名	被烧房屋间数	编号	姓　名	被烧房屋间数
1	殷志奎	前后垛3间	12	梅伯钧	1·5间
2	殷六根	三开间一座	13	梅纪元	3间
3	殷雪法	（与上合住）	14	梅伯贤	1 1间
4	殷火龙	五开间一座	15	梅崇贤	4·5间
5	殷纪华	（与上合住）	16	殷龙法	三开间一座
6	盛金法	四开间一座	17	殷士康	（与上合住）
7	盛伯康	（与上合住）	18	殷金文	2·5间
8	梅补生	3间	19	郑进昌	3间
9	梅仁忠	4·5间	20	殷培庄	4间2间小屋
10	梅保才	3·5间	21	郑志山	2间
11	梅士忠	4·5间	22	庄火金	10间

"火烧村"被害情况调查表（二）

编号	姓　名	被烧房屋间数	编号	姓　名	被烧房屋间数
23	汪进良	7间	27	潘关泉	3间3间小屋
24	盛金楼	4间	28	陆志余	3间
25	梅火龙	1·5间	29	盛文元	3间
26	梅纪林	1·5间	30	梅金木	7间

通讯员王润乾供稿

参考资料：《亭新乡志资料》及《亭林镇志资料》《金卫乡志资料》

枫围乡张家村惨遭日寇血洗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农历十月初七日下午三点左右，三个日本鬼子从枫围金西浜（现盛新十一队）对河摆渡过来。他们气势汹汹地上岸后，先来到张家村姜家宅基处（现钱明十一队仓库场地），抓住本村村民张伯庆就野行凶。张伯庆见日本鬼子如此无礼，非常恼火，冲过去拉住其中一个鬼子扭打起来。这时，后面另一个鬼子拔出屠刀，对准张伯庆后头脑就是一刀，张伯庆当场惨死。这是日本鬼子在该村血洗的第一个死者。

这三个日本鬼子被张伯庆激怒后，冲进村里，见人就杀，见姑娘和妇女就抓住强奸。村民姜木火，由于在窗外看到屋里日本鬼子强奸的罪行，被鬼子发觉后，立即把他抓住捆绑，再在下面架起木柴，姜

木火就这样被活活烧死在沈松舟宅基场上（现沈家宅基）。

村民张云成（张文达之祖父）患病在家。鬼子冲进房子，见他躺在床上，二话没说，就是一刀。张云成顺当即惨死床上。鲜血流满病床。

村民张云山之妻（张金忠的祖母）不晓得鬼子进村，因此没有逃。她正在自家旱地上捉菜虫，被对河在沈家宅基场上的鬼子看见。硬叫她过来。张云山之妻没有办法，只好赤脚涉水过河，上岸后脚也来不及洗，鬼子就把她拉到场上，对准她胸口一刀，张云山之妻来不及呼叫就倒在血泊之中。

村上瞎子赵海庆，正在家煮母猪肉，鬼子冲到他屋里，他嘴里还叼着一块肉，鬼子见状，提起屠刀就是一刀。瞎子海庆立时毙命。惨死后，这块肉还含在嘴里。鬼子还不罢休，又闯进另一间屋里，看到逃难来的四个镇上人（姓名不详）躲在里面，也把他们一一杀死。顿时屋里鲜血淌地。

村民张余奎（张鹤忠之父）躲在家里，鬼子冲进他家后，拿起刀就命砍下去，此时大路上逃过一个姑娘，鬼子见后，收住刀势，放开余奎，拔腿向姑娘追去。因此刀砍得此较浅，张余奎幸免一死，但头颈被砍伤，成了疤疙，头一直歪倒着（这就是惨遭杀害的十八个半中的半个）。

该村惨遭鬼子杀害的还有赵志方、钱在琴、钱大金父子俩、沈松庭、张玉昌、张玉庭、张连福、马伯庄和姜阿五等人。这天下午三点钟左右，鬼子在张家村共杀害村民十八个半，其中女性一个。这就是

周围近邻一带人们众所周知的张家村遭害十八个半。

枫园乡志办　张伟峰整理

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日寇在枫泾北面钱家草实行血腥屠杀，被枪杀戳死的男性农民有六十二人。还放火焚烧村庄积堆，全村粮食、家畜以及其他财物洗劫一空。钱家草顿刻成了满目凄凉的寡妇村。

一九三八年农历二月初三日，日本侵略军从枫泾出发，兵分三路，杀气腾腾地直扑钱家草。鬼子把一个小小的村庄团团围住，步步进逼，实行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豺狼成性的日本强盗，从火旺村、一字圩、赵中浜、钱家草几个村庄抓来贫苦农民六十多人，把他们反绑了押到钱家草的东港桥头。一个满面横肉的鬼子头目瞪着眼，凶狠地叽里咕噜乱叫一通，接着一个身穿日本军装的翻译过来又讲了一遍。最后，维持会长彭锦堂走到人群面前，假惺惺地说："乡亲们，你们不要吓皇军我大家商量，只要把军米交出来，把共产党支那兵交出来，可以放你们回去，要不然，皇军说，要统统枪毙。"人们不声不响，怒目相向。鬼子兵于是恼羞成怒，兽性大发，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无辜农民，凶相毕露，立即先拉出两个农民，推到一个大土坑旁边，用刺刀一个个戳死，推入土坑。这时站在后进的吴翔夫老伯伯，目睹被杀惨景，顿起拼搏念头，大吼一声，叫着说："乡亲们，拼啊！"瞬间，他先冲出重围，奔向小河泅水过去。但刚从河中爬上对岸时，

被鬼子提枪猛射一下把亲姻夫老伯伯打死在对岸。这时，一阵骚乱。日本鬼子头目连声嚎叫“统统枪毙！”于是，这些刽子手用机枪扫、刺刀戳。一下就屠杀了四十一人。全部被驱入土坑后，鬼子又在上面盖满稻草，浇上火油，点火烧尸。有些还未断气的，浑身是火，从坑中跳起来，但鬼子又用刺刀乱戳。结果无一幸免。真是惨无人道，目不忍睹！

鬼子临走，把全村洗劫一空，还到处放火，钱家草顿成一片火海。全村被烧毁房屋七十二间，稻草七十多亩。最后鬼子又用刺刀逼着二十三个农民替他们扛着抢来的粮食和家畜，自己携大包带小包的拿回枫泾镇去了。

是夜，鬼子将二十三个农民关押在姚七房一间高墙房子里。受押者想到自己家破人亡的惨况，都泣不成声。当年参加过农民协会的李福堂，李桂庭对大家说：“哭有什么用。日本鬼子是杀人魔王，我们不能坐着等死。我们二十三个人拧成一股绳，想办法逃出去，能活几个算几个。回去告诉大家，不要忘记血海深仇，血债要用血来还！”正在这时鬼子兵突然闯进门来，手执步枪，装上刺刀，恶狠狠地将二十三人用绳子扎牢拉起来，一拥而出，押到枫泾南栅登寿公所（寺院建材地方）。那时天象黑漆一般，睁眼细看，才隐约看到鬼子正在挖坑，这预示着鬼子又要行凶了。排在后面的陆开全、王永祥二人看准机会，在众兄们的掩护下，悄悄地挣断麻绳，一转身跳进黑洞洞的一座排楼材底下，鬼子兵急匆匆地把另外二十一人一个个拖到坑边，都

用刺刀戳死了。陆芹金、王永祥二人暗缩在棺材底下，等到天朦朦亮，听外面已没有声息，才慢慢爬出登寿公所，逃出了虎口。

这次血腥屠杀，钱家草村上有35名妇女失去自己的丈夫，家家悲声不断，成了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枫泾镇　沈松波

日寇在廊下乡扫荡暴行目睹记

一九三七年农历十月初三，日本侵略军在金山卫登陆。金山、平湖两县相继沦陷。日军限于兵力，只能在朱泾、漕港、张堰、金卫、乍浦、平湖等战略要地驻扎军队，控制其附近地区及交通要道。钱圩、廊下、新庙、新仓、广陈等江浙交界地带成为"游击队"控制的"游击区"。"游击区"人民采取抗交军粮、进行游击宣传等多种形式与日寇进行斗争。日寇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既怕又恨，多次扫荡，妄图用武力压服中国人民。

一九三九年农历三月十七日中午，从朱泾、平湖两地出发的几百个日本兵，经六里桥分水陆两路由西向东直指山塘小镇（当时该镇驻有"游击队"）进行扫荡。山塘附近村民扶老携幼向东、南、北三个方向撤离避难。日寇发现后，用机枪向撤退群众扫射，枪声、哭喊声连成一片。驻在山塘镇及陈马村的"游击队"仓促应战。战斗打响后，日军分三路进攻：中路日军经邱庄村正面强攻；南路日军乘数艘机动木船沿山塘河直逼山塘；北路日军穿过邱庄村，越过化尘庵，绕道陈

马村由北向南迂回包抄。三路夹攻，火力很猛。枪声、掷弹筒爆炸声震耳欲聋。当时驻在山塘及其附近的"游击队"由于军事素质和武器装备均较差，加上缺乏正确领导，没有统一指挥，因此无法击退日寇进攻。经过短时间交火，队伍向后撤退。日军击退山塘的"游击队"后，大肆烧杀抢掠。邱庄村、泥桥头、陈马村、南马、王家宅及山塘镇的民房几乎全部被烧毁；村民生产、生活所必需的粮食、家具、衣被、工具器皿、家畜也付之一炬。方圆几平方公里上空浓烟蔽天，五六公里外就可看见一簇簇烟柱高耸云霄。日本兵象疯狗一般向逃难人群猛烈射击。当时因烟雾弥漫，敌人视线不清，不少村民才幸免伤亡。唯南马村马苑吾一家后撤较晚，其老母、妻子在宅后菜花田里被日本兵用机枪扫射而死，马苑吾的妹妹也中弹被打断腿骨致残。山塘镇居民钟老头因年老体弱，来不及躲避，也被日本兵当场杀死。

下午一时许，我和胞弟昌煜跟一批避难群众跑至清华庵西约一公里处，看见一支约一百余人的"绿帽兵"（因其士兵每人各有大型绿笠帽，因此当时老百姓以绿帽兵称之），由北向南急行军，跑步奔赴前线。后来，他们前去彭家召，埋伏在彭家桥河西堵截日军；另有一支原驻在扁下以东的"游击队"闻讯也开往彭家桥西侧阻击日军。

下午三时许，汇集在山塘镇的日军在烧杀抢掠之后，又分水陆二路向扁下进发。他们沿途继续施虐，行至新桥以南，被早已埋伏在彭家桥西侧的"绿帽兵"等"游击队"阻击，战斗十分激烈。经过几小时的激烈战斗，双方均有伤亡。傍晚时分，"绿帽兵"和"游击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